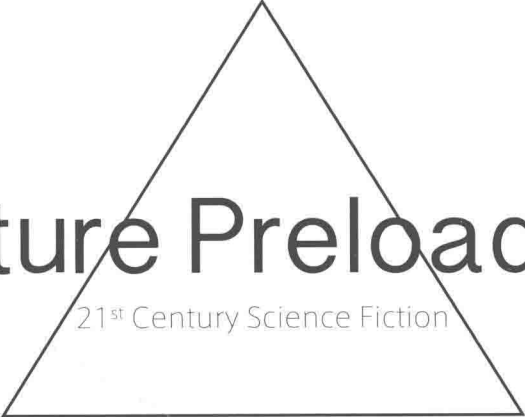




Future Preloaded

21st Century Science Fiction

未来的序曲

21世纪科幻小说杰作选（上）

（美）戴维·G. 哈特威尔 编

（美）帕特里克·尼尔森·海登 编

汪梅子 李懿等 译

Copyright © Copyright 2013 David G. Hartwell and Patrick Nielsen Hayden
Copyright licensed by Liza Dawson Associates
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2015 NEW STAR PRESS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未来的序曲：21 世纪科幻小说杰作选：全 2 册 / (美) 哈特威尔, (美) 海登编;
汪梅子, 李懿等译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5.8

ISBN 978-7-5133-1839-6

I. ①未… II. ①哈… ②海… ③汪… ④李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小说集—
世界—现代 IV. ①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59291 号

未来的序曲：21 世纪科幻小说杰作选

(美) 戴维·G. 哈特威尔 帕特里克·尼尔森·海登 编
汪梅子 李懿等 译

统筹策划: 贾 骥

责任编辑: 陶凌寅

责任印制: 李珊珊

封面设计: @broussaille私制

封面插画: 木西作品《Universe No.2》2011年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9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开 本: 91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23.375

字 数: 465 千字

版 次: 2015 年 8 月第一版 2015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1839-6

定 价: 79.00 元 (全 2 册)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序 言

您手中这本选集中的短篇小说来自于我们眼中一些最棒的科幻作家，他们的才华在世纪之交的这段时间开始凸显。“开始凸显”就是我们的编选原则。许多作家在发表处女作很多年之后才吸引到大众的关注。比如威廉·吉布森，他凭借 1984 年出版的《神经浪游者》一书在科幻文学界一炮而红，然后又获得了全世界的认可。其实，许多年之前他就开始发表短篇小说了。同样地，这本选集中的一些作者最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发表短篇作品，但他们全部是在 2000 年之后才获得广泛注意的。

主编一本展现新世纪科幻新声音的选集，这个主意于我们二人而言是非常自然的。我俩的口味并非完全一致，但是对于好作者和好故事，我们能达成相当一致的意见。我们都学习科幻史，而且对其中的问题各有见解。我们俩都不喜欢当“类型警察”，不喜欢蛮横地判断什么是合格的科幻，什么不是。此外，我们两人都已从二十世纪核心科幻读者群的心态中走了出来。当年的科幻亚文化圈，不论是职业的还

是粉丝性质的，都有一种真诚而热切的愿望，就是直面蔑视科幻的主流文化，捍卫并且鼓励科幻的发展。几十年过去了，当年的许多战斗都已经取得了胜利，而另一些问题已经变得无关紧要。

如今，科幻已经不再处于边缘地位，它已经是社会文化风貌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。这本选集中的所有故事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。

完成这本书花了很长时间，比我们设想的要长得多。我们本希望在 2010 年完成，在 2011 或 2012 年出版。但是，等待或许让这本书变得更棒了，因为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好好思考。比起三年前，我们对自己的选择更有信心了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您会在本书中发现许多值得欣赏、沉迷和争论的内容。

戴维·G.哈特威尔 帕特里克·尼尔森·海登

目 录

序 言

1	无赖殖场	查尔斯·斯特罗斯 / 阿 古
18	赌徒	保罗·巴奇加卢皮 / 汪梅子
45	斯逐	尼尔·阿舍 / 李 懿
60	情爱, 友爱, 博爱	蕾切·斯沃斯基 / 汪梅子
93	恶棍号的故事	约翰·斯卡尔齐 / 刘 壮
117	面包与炸弹	M. 李克特 / 符 瑶
133	米利巴之水	托尼·巴兰坦 / 秦 鹏
157	星际推销员	戴维·D. 莱文 / 陈 莹
176	极似之物	吉纳维芙·瓦伦丁 / 秦 鹏
204	侵蚀	伊恩·克里西 / 陈 莹
218	微积分瘟疫	玛丽莎·林根 / 阿 古
225	我们有个浑蛋失踪了	保罗·康奈尔 / 汪梅子
252	潮痕	伊丽莎白·贝尔 / 李 懿
266	无限	万达娜·辛格 / 阿 古
296	邪恶的机器猴子	玛丽·罗比内特·科瓦尔 / 咖啡豆
300	第十二个小哈的教养	玛德琳·阿什比 / 由 美
327	菲尼斯特拉	戴维·莫尔斯 / 秦 鹏

无赖殖场

查尔斯·斯特罗斯

查尔斯·斯特罗斯出生在利兹，成年后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苏格兰的爱丁堡。这是一个现代科幻作家云集的城市——伊恩·M.班克斯、肯·麦克劳德、汉努·拉亚涅米都来自这里。他们的作品针对人类和技术圈面临的挑战，提出了众多犀利的原创观点。斯特罗斯早在1985年就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作品，这使得他明显有别于本书中登场的21世纪科幻作家群。2001年发表在《阿西莫夫科幻杂志》上的《龙虾》终于为他赢得了声誉，这个短篇之后成了他2005年长篇小说《渐速音》的开篇。科幻百科全书如此评价：“在科幻小说中描绘奇点对人类生活冲击的最有力尝试。”当时斯特罗斯已经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博客作者，这个写作习惯延续至今。近十年间，他成了现代科幻小说领域的核心人物之一，两次获得雨果奖的短篇小说奖，是整整一代饱受黑客文化熏陶的年轻人最喜欢的科幻作家之一。

2003年的《无赖殖场》将故事背景设置在近未来，在其他科技和经济革命偃旗息鼓之后，生化科技推动之下的社会革命仍在继续。这

篇作品充分展现了斯特罗斯的才华：奇诡辛辣的叙事声音、层出不穷的科技创意、对刚刚浮出水面的社会发展新趋势的敏锐直觉。自不必说，作品还遵从了科幻的一项伟大传统：将文字隐喻变成现实，赋予“集体农场”这个概念以全新的含义。

这是三月一个晴朗、清冷的早晨，一抹薄薄的轻云扫过东南方向的天空，飘向初升的太阳。乔坐在驾驶座上，身体微微打颤，他转动了发动手柄。这是一辆陈旧的前卸式拖拉机，他常开着它清理牲口棚。和驾驶它的主人一样，这辆古老的梅西·弗格森农用机也有过焕然一新的好光景，但它经历的坎坷更多，不只从乔一个人手里领受过折腾。柴油发动机咔哒直响，吐出一连串蓝色浓烟，像犯了胃病一样叫唤个不停。乔的脑子和头顶的天空一样空白，他把拖拉机推上档，抬起前铲斗，开始转向牲口棚敞开的门——正好看到一个巡游殖场从大路上晃荡了过来。

“浑蛋。”乔骂了一声。拖拉机的发动机发出一阵不祥的震颤声，熄火了。他瞪大眼睛，又看了一眼，从拖拉机上爬了下来，向农场大屋的厨房门口蹒跚走去。“玛蒂！”他大喊，忘了别在运动衫下摆上的那个对讲机。“玛蒂！来了一个殖场！”

“乔？是你吗？你在哪儿？”她的声音从屋子深处传来，很模糊。

“你在哪儿？”他吼了回去。

“我在卫生间。”

“浑蛋，”他又骂了一声，“难不成这个殖场，就是我们上个月碰到的那个……”

马桶哗哗的冲水声打断了他的忧虑。紧接着，楼梯上传来咚咚咚的脚步声，玛蒂冲进了厨房。“它在哪儿？”她问。

“在外头，沿着车道走四分之一英里。”

“好的，”玛蒂头发蓬乱，眼中冒着怒火——殖场居然敢打断她的晨间排毒。她抓起一件厚厚的绿外套，披在衬衫外面。“橱柜打开了

吗？”

“我在想，你可能想和它先谈谈。”

“没错，我正要和它谈谈，要是它以前在埃德加池塘边的小树林里也蹲伏过，我正有事儿要好好和它谈谈呢。”

面对玛蒂的盛怒，乔摇了摇头，去后屋开橱柜的锁。

“你拿上猎枪，让它离我们的地盘远点，”她冲着他的背影大喊，“我一会儿就出来。”

乔点了点头，小心翼翼地拿起一把十二毫米口径的霰弹猎枪和一个预装好的弹匣。枪的电量指示灯闪烁个不停，但它看上去应该充满了电。他把枪挂在肩上，仔细锁上橱柜，返回院子，打算去吓走那个不速之客。

殖场蹲在“阿米塔奇尽头”农庄外的路中间，嗡嗡作响，还自顾自地发出咔嚓声。乔站在木门后，肩上挎着枪，警惕地盯着它。这个殖场中等个头，可能包含有六个人的器官——一个可怕的聚合体。它已深深陷入了殖场神游状态，不再能和聚合体之外的人清晰交谈。在它漆黑的、皮革般的皮肤下，乔能看出内部结构的些许端倪，黏糊糊的细胞宏聚合组织不安地扭动。它虽然尚未成熟，但个头已经有一辆古董重型坦克那么大了。它简直就是一头雷龙，把路口堵了个严严实实。它闻起来一股酵母和汽油的味儿。

乔心神不宁，感觉它正盯着自己看。“真他妈糟糕，我可没有时间搞这个。”他嘟哝了一句。乱糟糟聚集在北边围场的那一小群克隆蜘蛛牛正等着入住，可牲口棚里的牛粪仍然有齐膝深。他哆哆嗦嗦地在这儿待着，等玛蒂来把事情解决掉，而拖拉机的驾驶座还没捂暖和。牛群不大，可正好把他的田地和劳力全占满了。棚里的大型生化装配机组装起哺乳牲口来，那速度可真够快，而他根本来不及把牲口喂大，然后诚实地贴上“人工喂养 / 非营养槽培育”的标签卖掉。

“你到底要干什么？”他冲那个嗡嗡轻响的殖场嚷道。

“脑子，献给圣婴耶稣的新鲜脑子。”殖场用柔和的女低音吟唱道，把乔吓得毛骨悚然。“买下我的脑子！”半打花椰菜般的东西从殖场的

背上猥琐地冒了出来，又羞怯地缩了回去。

“这儿不需要什么脑子，”乔固执地说，他紧紧抓着枪柄，手指都泛白了，“也不需要你这种东西在这儿瞎转悠。快滚。”

“我是很棒的九条腿的半自动机器！”殖场吟唱道，“我正在赶去木星的路上，为了爱执行一项任务！你为什么不下买我的脑子呢？”三只长在眼柄上的好奇的眼睛从它前端的斜面上杵了出来。

“啊……”玛蒂的到来，省却了乔变着法儿多说几次“滚开”。二十年前在美索不达米亚执行一次短期维和任务之后，她把那身老战斗服顺回了家。她保持住了身材，好让自己能挤进战斗服。她走过来时，战斗服左膝发出不祥的吱嘎声。尽管不常动用，但它仍然运作良好，能胜任其主要任务——吓退入侵者。

“你，”她抬起一条半透明的胳膊，瞄准殖场，“离我的土地远点。赶紧的。”

乔也作势抬起霰弹猎枪，拨到全自动档位。玛蒂的战斗服肩上有武器，不需要猎枪来火力支援，但他壮壮声势也好。

殖场嘟哝道：“你们为什么不爱我？”它的腔调很哀怨。

“离我的土地远点。”玛蒂加重语气，声调如此高昂，乔禁不住皱了皱眉。“十秒钟！九，八……”她胳膊上弹射出一环环微弱的光圈，好久没用了，高斯枪蓄能时嗡嗡直响。

“这就走！这就走！”殖场稍稍抬起身，往后退去，“真无法理解。我只是想给你们自由，去探索宇宙。居然没有人买我的新鲜果实和脑子。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？”

他们等待着，直到殖场退回小山顶上的转弯处。玛蒂先松懈了下来，光圈退回战斗服的胳膊里，随着能量减弱，晶莹飘逸的半透明战斗服褪成了单调的淡褐色。乔扣上猎枪的保险。“杂种。”他骂了一句。

“操他妈的。”玛蒂看上去挺憔悴，“这一只胆挺大。”

乔注意到她的脸苍白憔悴，拳头捏得紧紧的。她哆嗦了，乔意识到这一点，毫不惊讶。今天她肯定又要度过一个噩梦不断的糟糕夜晚了。

“缺一道篱笆。”去年他们断断续续讨论过，要用电网把供暖总站

到小甲烷工厂的地块都围起来。

“这一次也许该来真的了，也许。”未做警告就给路过的人上电刑，玛蒂不太喜欢这个主意，但面临泛滥成灾的无赖殖场，她会改主意的。“帮我脱掉，我得去做早饭了。”她说。

“我得去清扫牲口棚。”乔抗议。

“这活儿不急，早饭要紧，”玛蒂颤巍巍地说，“我需要你。”

“好吧。”乔点点头。她看上去糟透了。离她上一回致命崩溃已经好几年了，但是当玛蒂说“我需要你”时，乔不去搭理她可不太明智。万一她再次崩溃，把她的备份转载进新身体，他会在生化实验室忙得一塌糊涂，忙到累断腰。他扶着她的胳膊，向后门廊走去。快走到时，他停了下来。

“怎么了？”玛蒂问。

“好一会儿没看到鲍伯了，”他慢慢说道，“牛挤完奶之后，我让它去把牛群赶进北边的围场。你看会不会……？”

“我们可以在控制室查看一下，”她疲惫地说，“你真的很担心吗？”

“那个东西还在周围晃悠呢。你怎么看？”

“鲍伯是一条很棒的工作犬，”玛蒂不太确信地说，“殖场伤不了它。它不会有事的，你可以呼叫一下。”

* * *

乔帮她脱下战斗服，玛蒂花了好一会儿才镇静下来。这间破旧大屋他们已经占了二十年，做了很多改造，厨房铺着石头地砖，温暖、简朴。他们开始吃早饭：自己养的母鸡下的蛋、自己做的奶酪、山谷另一边的嬉皮士社区出产的黑麦吐司面包。唯一从山谷外购买的东西是咖啡，咖啡豆子采自一条强壮的转基因茎条，长起来像年轻人的络腮胡子一样，爬满整个坎伯兰山顶。他们之间话很少：乔本来就话很少；而玛蒂，此时没有她想讨论的话题。安静抑制了她心中的魔鬼。他们相识那么多年，即使两人之间没有话要说，也可以安静相伴。铸

铁炉对面窗台上的无线电关着，挂在冰箱旁墙上的电视也关着。早饭是一天中的安静时光。

“狗没有回话。”乔看着杯底的咖啡渣，说了一句。

“它是条好狗。”玛蒂犹豫地瞥了一眼院子大门，“你担心它会离家出走去木星？”

“它刚才和我一起在棚里。”乔端起盘子，放进水池，打开热水冲洗盘子，“清理完走道，我让它把牛群赶去围场，我好清扫牲口棚。”

他抬头瞥向窗外，一脸担忧。梅西·弗格森拖拉机正好停在敞开的牲口棚门口，仿佛抵挡一个臭气熏天的敌人，把堆积如山的牛粪、稻草、青贮饲料挡在里面，这些是一整个寒冷冬天的遗物。

玛蒂轻轻把他推到一旁，从窗台的充电器上拿起一个对讲机，对讲机哗哗咯咯直响。“鲍伯，进屋来，完毕。”她皱了皱眉，“估计它又把头戴装置给弄掉了。”

乔把盘子放在架上晾干。“我得去铲粪堆。你要去找它吗？”

“我去吧。”玛蒂皱了皱眉，等她找到鲍伯，准有一顿数落。可鲍伯不会在意的，它会抖抖身体，像鸭子甩掉背上的水珠一样，把数落的话甩在地上。“先看一下摄像头。”她狠狠一拍，破旧的电视机活了过来，屏幕上呈现分成一格格模糊画面，菜园、庭院、牲口棚、北围场、东围场、大田、杂树林。“唔。”

她还在摆弄农场监控系统，乔走出门，爬上拖拉机的驾驶座，再一次点火。这一回没咳出黑烟。他从牲口棚里铲出粪便，每一铲四分之一吨，堆成三米高的粪堆。他忙个不停，几乎已经把早上那个不速之客抛到了脑后。几乎。

接近中午时，粪堆上围满了嗡嗡叫的苍蝇，发出一股恶臭，但牲口棚总算铲得差不多了，再来一根水枪、一把扫帚，就能清理干净了。乔正打算把粪堆运到埋在房子远端的发酵仓里，就看到玛蒂走了过来，边走边摇头。他知道准又出了什么事儿。

“鲍伯呢？”他满怀期待地问。

“鲍伯挺好，我让它背着猎枪守护羊群。”她的表情有点奇怪，“但

是那个殖场……”

“在哪儿？”他问道，紧跟在她身后。

“蹲在溪水下游的树丛里，”她说得很干脆，“就在咱们的栅栏外面。”

“那就是说它没翻进来。”

“它已经扎下了根！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？”

“我不……”乔非常迷惑，脸都皱了起来，“噢。”

“没错。”她扭头望向外屋，外屋建在大屋和小农场低洼处的小树林之间。要是目光能够杀人，那个入侵者早就死了一千次了。“它准备夏眠了，乔。它准备在我们的地块上成长了。你还记得吗，它说等它一长成，它要去哪儿？木星！”

“浑蛋。”乔虚弱地骂了一句，他开始明白事态的严重性了，“对付它我们得先下手。”

“我并不是这个意思。”玛蒂带来了一句，但乔已经向门外走去。她看着他穿过院子，摇了摇头。“我为什么要被困在这儿？”她问自己，但烹饪机没有搭腔。

* * *

从阿米塔奇尽头农庄沿着公路走四公里，就是那个叫外切斯维克的小村庄。沿途尽是些荒弃房屋和破败谷仓，地里长满了杂草，大树破墙而过。二十一世纪前五十年对英国农业地区来说是残酷年景，再加上人口骤减、房屋过剩，愈显荒凉。结果，四五十年代的流民乘虚而入，占据了曾是农场房屋的废墟。他们挑选最好的房子搬了进去，住在荒废的外屋里，播下种子，养殖家禽，修修补补，一代人之后，在一条不再有汽车行驶的破败马路旁矗立起了一栋乡绅大宅。要再过一代人的时间，孩子的数量才值得统计。这是人口骤减后期的情况，而上一个世纪被认为已日渐消失的丁克家庭现在占了大多数，数量远比繁育殖民地的丁克多。在家庭观念上，乔和玛蒂保守得乏味。生活中，他们过得艰辛坎坷：玛蒂噩梦不断，她讨厌酒精，谢绝社交，这都是

她参加维和部队留下的后遗症。至于乔，他喜欢这儿的生活。他憎恨城市，憎恨网络，憎恨眼花缭乱的新玩意儿。他只想要一种安静的生活……

猪鞭酒吧在外切斯维克郊外，是方圆十公里唯一的酒吧——当乔灌了满满一肚子麦芽啤酒，挪着摇摇晃晃的步子的时候，他也只能上这一家来——自然而然，这里成了本地流言飞语的传播中心。可能也是因为欧乐·布兰达不允许在酒吧的建筑内架设电线和网线。（这样做并非出于某种错位的科技恐惧症，而是因为布兰达曾是欧洲抵抗力量的一名黑客。）

乔停在吧台前。“来一品脱苦啤酒？”他犹豫地问。布兰达瞥了他一眼，点点头。她走回去把脏杯碟都放进那个古董洗碗机里，接着从架子上取下一个干净玻璃杯，放在龙头下面。

“听说你的地里来了个殖场。”她扳动啤酒抽取机上的手动唧筒，随口来了一句。

“啊哈。”乔盯着玻璃杯，“你从哪儿听说的？”

“这你不用操心，”她放下玻璃杯，让泡沫沉淀，“把这殖场的事儿去和阿瑟、耗子温迪谈谈。他们以前也碰到过。”

“巧了。”乔拿起酒杯，“谢了，布兰达。还是记账？”

“行啊。”说完她又返回洗碗机旁。乔走向远处墙角，那儿有一对巨大的皮沙发，面对面摆在一个未生火的壁炉两旁，靠背和扶手上伤痕累累，是布兰达养的那些野性未驯的猫挠的。“阿瑟、耗子，最近好吧？”

“挺好，谢谢。”耗子温迪七十开外了，是做过 p53 染色体破解的老家伙中的一员。她衰而不老：白色的雷鬼头，鼻环耳环从韧如皮革似的窍洞中摇摇晃晃地垂下来，皮肤像荒漠上的风一样粗糙。阿瑟在中年色衰之前曾是她的玩物，他没有破解染色体，现在看上去比她还老。他们一起经营一个小农场，除了饲养疫苗小鸡，还干一桩挺红火的买卖——销售高硝酸根肥料。卖家提前知会一声，他们借着夜色一包包运去。

“听说你有点儿小麻烦？”

“没错。”乔缓缓喝了一口，“唔，味道不错。你们以前也摊上过殖场的麻烦？”

“也许，”温迪斜眯着眼看向他，“具体是什么样的麻烦？”

“是一个殖场聚合体。它说要去木星什么的。那狗娘养的，就在老杰克溪边的林子里蹲下做窝了。听听，木星？”

“没错，那是目的地之一，没错。”阿瑟自作聪明地点点头，仿佛他什么都知道。

“哈，糟透了，”耗子温迪皱了皱眉，“它是在长树吗？你知道吗？”

“树？”乔摇了摇头，“说实话，我还没去查看过。话说回来，人怎么会对自己的身体干出那样的事儿来？”

“谁在乎？”温迪脸上裂开了一个大大的笑容，“和我一样，别把它们当成人。”

“它还想哄骗我们。”乔说。

“没错，它们的确这么干。”阿瑟说着，重重地点了点头，“我在哪儿读到过，它们甚至认为咱们不算真正的人类：用工具，穿衣服，开农用机械，保留着后工业时代之前的生活方式，不愿升级基因，放弃过上帝为我们安排的生活。”

“见鬼了，一个九条腿、长着眼柄的怪东西，也敢管自己叫‘人’？”乔反问，狠狠灌了一口，吞下了半品脱。

“它以前是人，曾经是。也许以前是一群人。”温迪的眼睛里闪过奇怪的阴险神色，“三四十十年前，我交过那么一个男朋友，他加入了一个拉马克进化体。交换基因，交换器官，交换一切，就跟咱们交换内裤穿一样。他是个环保主义者，参加反全球化运动，大肆宣称大公司为了牟利而践踏我们，宣扬我们得破解基因，自给自足。等他皮肤变绿，开始光合作用，我就一脚把他踹了。”

“狗娘养的。”乔咕哝了一句。这个世纪的最初几年，那些死硬的绿色环保分子摧毁了农业工业联合体，把郊区的大部分土地变成了荒野，变成了刑柱和废墟，他们让上千万农民失了业——更讽刺的是，

他们身体变绿，长出了多余的体肢，移居去了木星轨道。不过在变异的过程中，他们过得倒是挺快活，大家都这么说。“几年前，你们也有过殖场的麻烦？”

“没错，有过。”阿瑟说，他抓紧自己的酒杯，有些防备。

“然后它走了。”乔把自己的思绪说了出来。

“对，没错。”温迪小心翼翼地盯着他。

“没有烟花发射什么的，”乔看着她的眼睛，“也没有尸体，啊？”

“新陈代谢，”温迪说，仿佛下定了什么决心，“就是那么回事儿。”

“新城……”乔不是生化极客，他烦躁地咀嚼着这个不熟悉的单词，“以前我也算是个搞软件的，耗子，请先解释一下你的行话。”

“你想过没，那些殖场是怎么去木星的？”温迪试探着问。

“这个嘛，”乔摇摇头，“它们——长出发射树？火箭腿？等它们夏眠完了，你就完蛋了，要是它们就在你隔壁发射升空，会把周围一百公顷的土地给烤焦？”

“非常好。”温迪重重地说了一句。她双手捧起酒杯，咬着杯子的边缘，目光四下扫视，仿佛是在寻找警察窃听蚊蚋。“我们出去散个步？”

温迪停在吧台，让欧乐·布兰达把杯续满，然后领着乔从斯派菲·布尔克——穿着俗气的绿色威灵顿长筒靴和巴伯衬衫——和她最新的同性伴侣身边走过，拐到酒吧后面。他们走进一个昔日的汽车公园，现在已破败成了一片荒地。四周一片黑暗，没有居住地的灯光污染，头顶的银河熠熠生辉，豆子大小的轨道红云围绕着木星。过去几年，这红云正渐渐吞噬木星。“你连线了吗？”温迪问。

“没有，怎么了？”

她拿出一个拳头大小的盒子，按了下侧面的一个按钮，等待着，直到盒子边上的一点灯光闪啊闪，变成绿色。她点点头。“见鬼的警察窃听器。”

“这个不就是那个……”

“别问我问题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”温迪咧嘴一笑。

“啊哈。”乔深吸一口气。他怀疑温迪有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，而

这东西——一个便携式本地网络干扰机——正是证据：两到三米之内的警察窃听器都会变成瞎子聋子，再也不能把他们的对话传输给嗅探关键词的潜意识警察了——潜意识警察的工作是预防颠覆阴谋，在发生之前就扼杀阴谋行动。这是网络时代的遗留物，当时热情高涨的立法者无意间彻底取缔了公众言论自由的权利，他们通过了一项法案，强制在网络终端覆盖的范围内实施关键词嗅探和监视，他们没有意识到，再过几十年，所谓的‘网络终端’会进化成一种自我复制机器人，跳蚤般大小，像灰尘一样到处撒播。（网络本身很快就崩溃了，被病毒般自我复制的诽谤性诉讼搞垮了，但监视公众的遗产却保留了下来。）“好吧，跟我讲讲新城，新——”

“新陈代谢，”温迪向酒吧后面的空地走去，“还有发射树。发射树听着像科幻小说里的东西，对吧？有个叫尼文的家伙——算了，不说了。^①要是你砍倒一棵普通的松树，树芯的木质管会硬化枯死。发射树要高级得多，它会在细胞枯死之前，把细胞壁的膜质硝化。把一整段该死树干的木质管全部硝化，这得花费非常多的能量，比一棵树长成所需的能量还要多得多。总之，当树枯死的时候，整个树干含有90%的硝化细胞，加上10%内置的硬化剂、隔板和细微结构。它不是轰的一下爆炸——它一个细胞一个细胞地点火，其中一些木质管——这么说吧，殖场长出了定制的真菌菌丝，菌丝上有一层去极化的膜，膜的基因取自人类神经轴突，由这样的菌丝来触发反应。它大概像老式的阿丽亚娜和阿特拉斯火箭一样高效。稍微有点粗糙，但够用了。”

“呃，”乔眨了眨眼睛，“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”

“噢，上点心，乔。”温迪摇了摇头，“要是没关系，我何必叨扰你的耳朵？”

“好吧。”他郑重其事地点点头，“我该怎么办？”

“这个嘛……”温迪停了下来，抬头盯着天空，点点细微的闪光形成了一条模糊的光带，一列深绿色车队正在等待轨道传输时机。自给

^① “发射树”的概念来自拉里·尼文的科幻小说《帕佛的世界》(World of Ptavvs)。

——本书注释均为译注